

→《当代》书丛

王刚 著

BY WANG GANG

秋天的男人

王刚中短篇小说选

王刚中短篇小说选

王刚中短篇小说选

王刚中短篇小说选

冰凉的阳光

博格达童话

遥远的童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THE PEOPLE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

王刚 著

BY WANG GANG

秋天的男人

王刚中短篇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HE PEOPLE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天的男人/王刚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5.8

ISBN 7-02-005222-3

I. 秋… II. 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7912 号

责任编辑:赵 萍 周昌义

责任校对:王玉川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秋天的男人

Qiu Tian De Nan Ren

王 刚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

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7-02-005222-3

定价 23.00 元

目 录

秋天的男人	1
湖南坟园散记	50
太阳的儿女	69
冰凉的阳光	113
红手	169
博格达童话	203
遥远的阳光	248
当一个冬日下午	358

秋天的男人

1970年4月的一天,她妈妈在北京一所挺脏的医院里把她生出来。她说一生下来,就对那医院的印象不好,一切都灰灰的,她从那天开始就知道老鼠长的什么样,也知道有一天会碰见我。我有预感,她说。

这个日子是个普通的日子,只要我死了她也死了,就很难再有别人知道。1970年4月,下个世纪的人将怎么看她呢?我觉得她真小。

我们头一次见面,是在一个本科生的生日晚会上。我跟她跳舞时说:过生日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,应坚决予以取缔。她就笑起来。我注意看看她的眼角,没有皱纹,就是眼睛在笑,是小女孩的好皮肤。人类的弱点在那一刻几乎不存在。过了一会儿,我勉强唱了首歌。她说:你们这些人都挺有才的。我说:所以才有些老了。她没听清我说什么,就没吭气。我说:什么时候约你出去玩玩。她说:我挺忙,连星期六都要学吉他,平常课也多,喘不过气来。我就笑笑没再说话。

我老是想告诉你们第一次的事情,因为一切都是那些动机的发展,我说了第一次见面,第一次约会散步,我还会说说别的,更深层次的第一次。我大概说过她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,但我没说在

我与她之间是否有爱。因为爱是个说不清的问题,它早被我们搞乱了。

那位小姑娘从宿舍里走出来。她穿着红色的长毛衣,头发披在肩上,有些瘦,或者说没发育成熟。她正在学吉他,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给她教,她曾说已经弹到三个升号和三个降号的音阶琶音。她穿了一双较老式的黑皮鞋,也许是她妈妈的。她慢慢朝站在过道里的他走来,可以看出,她有些不好意思。因为那个小伙子正给她教吉他,可能他还真爱她,默默为她做事,等待将来与她结婚什么的。起初,她笑得很不自然,她显然记得那次生日晚会上他说过要约她出去玩的话。她说你真的来了。

她没有发现他有些紧张,声音发闷,还不自然,他在过道里觉得别扭。他抽了支烟,说:我等你,咱们说过的。她犹豫,笑得挺甜。这时吉他声传出来,几个男女一起唱美国歌。他说你可能还得带把伞,经常下雨。她说。现在是雨季嘛!他说过道里太黑,外边空气好。她说你等我一会儿,就进屋说我有事,下次再学,就跟他出去了。

他强调说:在那天生日晚会上,她就穿着这件红毛衣,并且,她跳舞的感觉不错。

他们走在嘈杂的街上,速度挺快,似乎很难控制自己。他那时也并没有明确的目的,并不知道该去哪儿才好。

她说:世界上人多讨厌。

他说:那就首先该从自己自杀。

这话不太新鲜,他俩都没笑。

下雨了,其实早就下雨了,只不过他和她都没太注意。这星期你们的课多吗?他问她时没有看她,只看着灰色的天空。她回答

他说不太忙，又问他你们呢？课多吗？他当时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说：也不太忙。他觉得她脸色没有在生日晚会上那么红润。

最后，她带着他进了植物园大门，他们第一眼就看见了湖水，立时他觉得周围一切不安静的东西都停了下来，雨也许在那时就停了。他们不再需要伞，她注意到他放慢了脚步，也就放慢自己的脚步。

她那时还没想到一个小时三十分之后，她会哭。他也许想到了。也许。

知道吗？我是头一次，所以有些怕。

这声音来得有些突然，直到今天仍觉得突然。因为周围是太寂静了，我就是宰了她也不会有人知道，我以为她除了默默地流泪外，不会再说话了。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是感激，从心底里感激这头一次。而且，不是头一次睡觉，是头一次与一个男人单独散步，并且是一个比她大得多、简直让现在的我不可思议的男人。我仅仅是搂着她，轻轻抚摸她的脸，我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，就这些。

但是，她哭了。她柔弱而无奈地扑在我怀里，是否有几分信赖？她抓着我的手，使劲用头顶住我的胸，不让我给她擦泪，甚至有些为自己的哭而不好意思。因为她本是不想哭的，刚才我们气喘吁吁地跑着去挤车时，她笑得挺开心，觉得新奇而愉快。几分钟之前，她还在唱歌，嗓子没放开，因紧张音不大准，唱唱就停了。我以为自己会厌恶她的哭，即使她很小，然而，我却那么小心翼翼。的确，从一开始我就有种做贼的心理，她比我放松，她当然有权在未来的日子里说，她当时什么也没想，只觉得秋天的黄昏中怪好玩的，只有树叶才会在这种日子里叹息。它们无可奈何地旋转在被

秋雨浸泡过的略略发黑的泥土中。紧张的应该是我。我把她叫出来，她正在宿舍里学吉他。简陋、污黑的女大学生宿舍。

一辆红色的小车，最漂亮的那种。

她说那就是她的理想，想驾着它飞跑，没有人能达到那么快的速度，一只红色鸟像光一样延伸在白色的高速公路上……

这就是我的理想。她说这话时两眼放着光芒。蓝天下的原野上有一只红色鸟，那是她开的红色小车。

开始那段时间，她多次对我重复她的理想，我还以为她是个现代女性，像西方的开放女孩一样。

因为不是开放的姑娘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理想？一辆红色的小车。

以后，我们老是骑自行车走在城外的荒野，我那时还没有萌生出想杀她的念头，当时还不知道阳光灿烂的草丛中竟会真的出现一具少女的尸体。她的头发随风飘荡，像水面上的芦苇，她最高兴雀跃与最哀伤死亡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多路程。

开始时，主要是些黄昏的微风中，她瘦瘦的肩膀上撒满长长的黑发。我那时就被她的理想迷住了。

她说为了这辆红色小车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我可以开着它从黎明走进黄昏。我会把车门关得紧紧的，不与任何人来往。她又说我讨厌人群，喜欢孤独、寂寞，周围这个世界真无聊。她还说没人能理解她。

“你不要骗我。”

她望着我，没有什么力量，仅仅是一种期待、希冀，“啊？你说，你会骗，不，你不会骗我吧？”

我茫然，什么叫骗，她指的是什么，我从何说起？谁在骗谁？怎么会扯到骗的问题上。

“我真怕你……”她说不下去，但没有哭。

“我不愿伤、伤害你，”我惶惑地说，“我怎么会伤害你。”

又是夜。在生物系楼前的棕榈树丛中，我靠在一棵树前，她伏在我怀里。我的西装是敞开的，她的脸和头发都贴在衬衣上。她的手轻轻抓着我的肩膀。她似乎想哭，但哭不出来。她的头顶在我的前胸，不停地蠕动，柔软而富有弹性。楼窗的灯光，透过枝丛，散落在她的脸上、头发上。我发现她晶莹的眼中滚动着一丝柔潮。她的嘴很小，并有些委屈地撅着。她让我别骗她，她怕我骗她。她为什么怕？我为什么要骗？她想干什么？她把我与她之间的关系当做什么？这一系列问题都使我产生了一些压力，我很难说清自己正在干什么。我的目的有些模糊。我说过我有些疲惫，累了，我厌倦了那种过去瞎追女人的火热的生活。你们可能难以相信，难以理解我的意思，因为你们没有过过我那样的生活啊！我想说我累了，是心累，我太想强调这一点了。

“你是因为寂寞了吗？”她看着我。我懂她是想说，你是因为寂寞才来找我的吗？

“不，不仅仅是，如果只为了排遣寂寞，你不是最好的人选。”

她诧异地望着我，有些不知所措：“那你不寂寞吗？”

我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是轻轻抚弄她脖颈后的头发，那里散发出洗头膏的香味。

“那你为什么会来找我？”

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女人碰见难题时，可以不说话，她可以沉默到你认为沉默的确是她的优点，她们似乎有这权利，可以秀气地沉默。男人就不行了，我必须回答她，我为什么去找她，

在那个星期六。

什么力量驱使着我去的？在这之前她难道一点也没有激起我心中的想法吗？比如说在那个生日晚会上。

“我当然会去找你，”我说，“我考虑了几天。”

她一下子就感动了，拼命搂我的脖子，她的胳膊不太有劲，但她的腹部紧挨着我，这大大激起了我的情欲。

我不愿再进一步了。那天在湖边，她的哭已经充分提醒了我，也许这种女孩子会自杀的。

但我忍不住，她的小腹太柔软，太温暖了。

那个星期六的第二天，有人敲门，声音微弱。他开门发现是她，有些吃惊，他曾对自己说不再去找她，对于像这样的女孩儿不能再进一步了。她在湖边的哭声，穿过蒙蒙的夜色让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感。一切都应该停止在那儿，因为对他来说或许就那点新鲜，她想使自己的印象让岁月的流水洗洗，变得更加清晰。当他头一次仍有些紧张地、试探性地用双手轻轻搂着她的肩时，当他发现她浑身在颤抖时，就已经在心里得出了结论：他到底想要什么，什么是最宝贵的。

她看出他的吃惊，知道那天晚上从湖边回来后，他就有些害怕了。当他说你来了，我正听黑管，是调频，你坐吧时，她就感觉出来，知道他害怕了。

从最初的时光，他就知道她的感觉，体味到她的洞察力，尽管他知道，并肯定她是一个从未有过这方面经验的、纯洁的少女。他已经下了决心了，要终止与她的关系，使她不会在今后的哪一天恨他，使她别陷得太深。

她又穿上了那件红色的长毛衣，披散的头发用皮筋随意扎起

来。她一看见他的眼睛就笑了,在以后的时日里,她经常说她喜欢他的眼睛。她笑的时候,露出了整齐而洁净的小碎牙,她的脸也红了。开始很白。

这使他心中重又升起了想得到她的欲望,他心中充满柔情,他对自己的限制一瞬间就会没有了。她说你听音乐呢?这屋里真暗。他说你喝水吗?她说她不爱喝水。他望着她白白的脸和弱弱的额头,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。他有些为星期六的事惭愧,以为她从昨天开始就恨他了。

她说我们出去走走,屋里怪闷的。

他立刻就同意了,本来这就是他的意思,因为害怕没有说。从答应的那一刻起,他就意识到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,他将承担义务,会经常身不由己,并且不能让周围的人清楚他与这个小姑娘的关系,他将为星期六以及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付出代价。在下楼的黑暗中,他很想对她说:你最好别爱我,我希望咱们彼此都喜欢对方,但又不能把话说死。直到外边的空旷中,他什么也没说,这些话他说不出口。他渐渐发现(也许是以后总结的)在他与她的关系中,他实际上有些被动。

他们在校园中寂寥的小径上走了一会儿,就来到生物系楼前那片棕榈树丛中。他靠在一棵树上,她渐渐伏在他怀里。他不愿再进一步,本来已下决心了,但这会儿他忍不住,他被她紧贴着他的腹部打动了。

我捧起她的脸,她正望着我,眼睛有种恐惧。我吻她额头的时候她没有躲,也没有闭眼。我又吻她的眼睛,我是慢慢地从额上滑过她眉毛,轻轻摩擦着到她眼睛的。这时她眼里涌出了泪水,我有些发热的嘴唇感到了这点。

她全身发抖,开始时仅仅是轻微的,接着就抖得厉害起来,她肩膀颤抖时就委屈而又无奈地把头低下,当又一次发抖时,她张开双臂把我搂得更紧了。

我再一次把她的头捧在我的面前,她小小的红嘴唇似乎在胆怯地缩着。我可能忘了一切,头脑中有种灰茫茫晃荡、又充塞不动的感觉,我恍惚地把嘴凑过来。我感到她又一次闭上了眼睛。在那一刻她的鼻子很小、很白,有点尖尖的、冰凉的感觉。

我和她的嘴唇印在一起了。

她的嘴唇因这几天休息不好而略略有些干燥。我们的嘴唇挨在一起有几秒钟,这漫长的时光极其苦闷,周围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,先是淡红、粉红,最后又是紫红。她不知道接吻要把牙张开,我只好舌头去顶。她的牙敏感地开了道缝,一会儿就全开了,我的舌头很顺利地伸了进去。那时,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,我只有紧紧搂着她。

当我再次清醒时,我感到心中那么明净、爽朗,又委屈无比。感恩的力量又涌出来,我成了一个头一次看见蓝色天空的孩子,连气都喘不出来,我知道自己在发呆。发呆是一种享受。她呼出的热气在我的脖子上,她把我抓得更紧,瘦瘦的小手捏得我生疼,那时我真看见了夜空中蓝色的星星。

我活了这么大,从未这样接过吻,也许你们不会承认,说我有病。但是,接吻的确是世界上最没劲的事,在我的记忆中,它永远与某种失落感连在一起。头一次在永定河畔,就使我扫兴、懊恼无比。以后,我不愿做这个,却又把它当做攻破女孩子的必要手段。这次却有些怪,我愉快极了。

我那时也闭上了眼睛,不知过了多久,当再次睁开时,发现她

眼睛半开半闭，像散光一样，微弱地看着我。她似乎想躲开了，轻轻用手摸我的脸，稍稍有些推的意思，我主动把头侧开了。

我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又发生了一件在她生活中从未发生过的事，从今天晚上起，她就和昨天彻底不同了，我又使她长大了些，尽管长大是那么可悲。

路边偶尔有人走过来，我们不去管。

我们又一次接吻。

我知道，像这种感觉，我一生仅此一次。

有雨的日子 问你
可否愿意同我出去
在雨中狂奔
领你去看被雨淋湿的我的感情
你不要打开手中的伞
也不要为我脱下你的衣服
只需默默地擦去我腮边的泪水

.....

我当然不是想向你们证明我喜欢诗，才抄下它的。我从小就厌恶诗，怎么还有这么麻烦的东西？

这诗是她写的，她把它送给我了，挺长的，抄在一片黄树叶上，她说也许这就是她的被雨水淋湿的感情，看见它缠结在湖边的两棵树上。她说桦树到底比杨树坚强，她说她有沉重的感情。

我现在坐在雾白色的台灯前，细细回味这首诗：有雨的日子
问你 可否愿意同我出去 在雨中狂奔……

这句诗的确说明了那天，就是那个有雨的、遥远的星期六下午，是她带我出去的。她要我看桦树到底比杨树坚强，看她被雨淋

湿的感情。但是以后悔恨的是我，在她对我含泪进行控诉时，在她要杀我时，这首诗能证明什么呢？她那么委屈，仿佛是我费了很大的劲，骗她出去的。以后，我们闹得很厉害，像仇人般互相指责对方。我们列出许多事实，以知识分子的方式，指出对方是王八蛋。

她找我要那首诗，我说早丢了，一片树叶能放多久。那也是一个秋天，满地的树叶在随风飘零。她想收回她惟一的树叶，在那上边有诗，她曾为我背过一次，又抄在树叶上的那首诗。她忘了在诗中，她表现出的极强的女权主义精神，她的主动意识。起码说来，在湖边的哭声之后，她愿意这么认为。她说桦树到底比杨树坚强，又说这沉重的感情让桦树承担了吧。

不，不不！是我去找的她，当时她正在学吉他，是我教会她许多，但是她为什么要那样写这首诗的开头呢？

在大操场的草坪上，在惶惶中，在黑夜中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。我们有二十多天没有见面了，我去上海开会，并回家看看我的孩子，她才三岁，再过十多年她就会与现在的她一样大。那时，她也会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吗？这种念头使我心疼，是一下子扎着的那种疼。小家伙长得像我，所以不漂亮，也许今后在中学里就会爱上某个男孩，并与这个男孩做她可能做的一切。那时，我这个不安分的、不老的爸爸能对她说什么呢？孩子，最好控制自己，爸爸不反对你交男朋友，但别出格！不过，假如你出了什么事，千万别自杀，爸爸帮你想办法，爸爸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，爸爸有办法。女儿会说什么呢？她现在三岁。

草坪上的草已变得枯黄了，夏天的早晨，我常在这儿跑步。她来到我面前，二十多天没见，都有些陌生了。我有些紧张，不知说什么才算得体，我们互相看着，沉默地笑笑，然后我抓住她的手轻

轻捏着，又放到嘴边吻，她说：你这次走的时间真长。我说：唉，那破会，不知那些小子哪有那么多废话。

我们朝草坪旁那排青杨树走去，我渴望靠在树干上。她像二十天前一样伏在我胸前。隔着毛衣，我能觉出她的呼吸。我紧紧搂了她几下，她又开始颤抖起来。她学会了不少，知道把牙张开，但仍然不懂动舌头，我想告诉她，但我不好意思。我居然还会不好意思。

很黑的夜，周围偶尔有几个夜间跑步的人。有些凉了，她的红毛衣显得单薄，我的视野里只有她的影子、脸、肩膀、头发，世界上只有这个女人。我为想控制自己情感的念头而惭愧。我为什么要控制自己？的确，只要你开始喜欢一个人，你就别再想控制自己。

秋雾蒙蒙。她倚在我怀里，一次次要哭，却又哭不出来。她极力对我笑着说：我太爱哭了。我心中只有平静的感激，没有厌烦，没有对女孩儿反复说一句话时的那种厌烦。我开始哄她，讲些笑话。

她说她想知道我的初恋，想问问我的经历，她求我，让我最起码讲其中的一段。她说，像你这样的人肯定有许多经历。我抑制住心中的悲凉，说：你怎么知道？她说：我感觉出的。

我于是讲了一段恋爱笑话，我居然讲得很幽默。她笑了，极寒冷地笑了。

我心里很苦，我们之间是不平衡的，她比我放松，只因为她单独，我丰富。我为这事将产生的后果而担忧。

1988年秋声将尽时，校园中有两个人秘密约会很频繁。她与他的一切往往是在黑暗中进行的，这主要出于他对于阳光的恐惧。她说她自己本来是热爱阳光的，但是，因为现在这种情况，她不得

不作出牺牲。她说宿舍里的女孩们老是与她开玩笑,她经常脸红,但不知如何是好。就连她最亲密的人也说:人家是开玩笑,是关心你嘛!

她说她老是撒谎,她不骗她们,还能说什么?她说咱们每次见面就像路人一样,那么客气,简直客气得不可思议。她为这点经常气愤地对他说:为什么要这么客气?他老是爱漠然地望着她,他被自身过于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,因为他清楚自己不是那种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的男人,况且究竟什么是爱这个问题,他现在已越来越搞不清了。

一个少女初次的恋情烧灼着他,使他难以平静并且在夜间突然起来。他发现自己又可以像童年一样,在有月光的夜晚,隔着玻璃看天空的云彩,那些透明、模糊、柔软的纤维状的团块,把他时常勾回那早已变了形的湖畔。水波的光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,在浩渺的烟波中,回荡着他的罪恶。他经常爱用手抚摸她的长头发,这使他心中温情脉脉。当他觉得自身情欲无法控制时,就把她紧紧抱着,让她贴着自己很长时间。他知道自己正付出代价,他必须忍受煎熬,有时他痛苦极了,就用手揪自己的头发。他伤心地发现自己是做给她看的,为了博得她的同情。他认为他不能再朝前走了,应该停止在这一层了,他对自己内心的渴望厌恶而恐惧。他觉得面对她洁白的脸和她瘦弱的身子,他的情欲几乎就是罪恶。像她所常说的:坐来说会会儿话不是很好吗?说说话就应该全满足了。他揪头发时,有时挺狠,一绺结实的黑发会被扯下来,像滋润的野草。他看见头发时有些恐惧,但又为她的惊愕而愉快。

揪头发从总体上说来是有快感的事。

他也发现这个纯洁的小女孩使他变得伤感起来。也是一个有月光的黑夜,她为她唱歌,声音很小,但音很准。

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
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
Don't they know it's end of the world
Cause you don't love me anymore
.....

在清凉的夜色中，他听懂了这首歌，他明白歌词的意思，况且她唱得很慢，他听到第二句就流泪了。“他们不知已是世界末日”这句诗，迫使他紧紧抓住她的小手。

她被他的眼泪激动了，就紧紧抱住他。

她是爱着的。她说老是想得很多，一见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只是默默想着我。纯净的秋天里，夜晚的大操场上，我们幽会频繁，晚上经常是有雾的，但不太冷。她说总睡不好觉，连上课都在想我，她想得厉害了就有些伤心。

她无法对别人说这痛苦，又兴奋、又担心的，搞不清的东西。

这天终于来到了。

其实细想想这天来到得也并不很突然。是在那个晚上，他送她回宿舍的时候。她们宿舍楼是十二点三十分关，当时已经十二点十分了。他搂着她，两人几乎在长长的林阴小径下没有说什么话。该说的都说过了，几支歌也唱旧了，幽默也玩儿得很没劲了。他产生了一种极为烦躁的情绪，腹中的欲火烧得他焦躁不安、憔悴不堪。他不止一次地想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对待她，但是他忍住了。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怕她自杀，最主要的是，他从心底生出一种反抗他去摧毁她的力量。

石子铺成的路被雨水冲刷得很干净，他和她的皮鞋踩在上边